岁月留痕

的老屋 故乡

故乡的老屋拆了。今年70岁的父 亲与他的老年朋友们一起,用半个月的 时间, 亲手在原址上又盖起三间大瓦

通过院子里的远程摄像头, 在手 机里看着拆老屋盖新房一天一个样, 以及父亲与他的朋友们说说笑笑间改 天换地,作为子女,不能伸手相帮的慌 张和不安心情都被治愈。

要感谢现代科技,老屋除旧布新 的过程被摄像头自动记录。看着这些 视频和图片,我想,如果将它们剪辑 成一个短片,应该配上一首平缓而稳 健、蕴藉又好听的曲子。老屋承载了 太多记忆,我和弟弟妹妹们在这里出 生,在这里成长,曾经挥洒汗水、追逐 梦想就是为了离开,而今一次次恍惚 间又在睡梦里返回,这让人从何说

静下来想一想,老屋的记忆,总与 儿女的学习有关。记得我考上中师那 年,父亲高兴得很,说这是个包分配的 "铁饭碗"。开学前,为了给我筹集学 费,他从老屋里将成袋的稻谷一一搬 出,在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堆起一座

"小山"。然后,父亲开车,我坐在"小 山"上陪他一起前往粮站。

车辆飞奔,我的眼前浮现出读小 学时的情景:那年父亲是村里的文书, 兼着会计的工作,在依靠打算盘记账 的年月,只有小学三年级知识储备的 他,时常在计算上遇到难题,因而沮

有一次父亲醉酒后,把我叫到跟 前,说晚上检查作业,如有计算错误要 狠揍一顿。下午放牛,我为此担惊受怕 "心不在牛"。那头大牯牛也像猜透了 我的心思,舌头左卷右绕,偷吃了邻居 阿军家不少秧苗。傍晚时分,我硬着头 皮骑牛回家,却发现父亲正呼呼大睡, 顿时心安,然后,在煤油灯下争分夺秒 地写作业,并确保不出差错。

老屋的记忆,也总与子孙的成长 有关。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那年,我被 选派去寿县驻村的地方,离家不远,每 有空闲,就回去看看。见到村干部常劝 说父亲:"你这老屋是我们村唯一的土 房了, 贫困户家正盖瓦房, 你还要留 着?"父亲不为所动,说:"儿女们都在 外地工作,平时难得回来,我这老屋后

面的三间瓦房,够住了。"父亲做些修 缮,老屋屹立不倒,一转眼又坚持了几 年。直到去年春节放假,我们几个小家 庭从三个不同的城市回家过年。

像往常一样,父母轮换着与儿媳、 女儿打麻将,我就和弟弟、妹婿聊聊各 自工作和生活状况。其间,父母忽然说 起,今年打算拆了老屋盖新房。为什么 呢? 因为他们的孙子、外孙都已长大成 人,年节时回来,不能再"挤油"了,得 独自睡一张床……

父母的爱,永远超出你的想象。他

们的敏感和脆弱,也许我们一无所知。 计划盖新房时,母亲的胃不太舒 服,但春节期间我们姊妹几个都在家 时,她闭口不谈。决定动工前,她和父 亲商量:"孩子们工作都忙,不打扰他 们,我们俩去医院看看。如果是严重的 病,这房子就不盖了。'

母亲做胃镜时, 医生说胃里有息 肉,问是否立即切除?父亲耳聋,一时 间答非所问。医生着急,就让母亲自己 作决定,她的嘴里插着管子,只能沉重 地点点头。医生又疑惑二老带的钱可 够,他们信心满满地说,可以让孩子用

微信转发过来……谢天谢地,母亲经 过手术后安然无恙。

有人问:辛苦培养的孩子远走高飞 了,值得吗?这,又如何能有一个简单的答

建房计划如期实施。从远程摄像 头里,我看见每个傍晚大家散去后,父 亲总要围着新建筑转上几圈,这边敲 敲,那边打打,像极了在雕琢一件艺术 品。有时,还会亮灯干活到深夜。

新房完工那天,母亲打开微信视 频带着我参观了一遍。我说:"你们建 设的前后两座大瓦房、庭院、菜园子和 停车场,应该有一千多平方米,比你们 儿女所有的房子加起来面积都大啊!" 二老自豪,笑逐颜开。我透过摄像头, 看见院子里,母亲精心栽种的十余盆 鲜花正竞相绽放。

有关老屋的事情说不完, 虽然它 已消失在视线里,但留下的勤劳、淳 朴、乐观、向上的家风,藏于心灵深处、 铭刻在骨子里。

时光如水,无言流淌,老屋也好, 新屋也罢, 其实对于远离故乡的儿女 来说,父母安好,就是晴天。

生活感悟

逐水草而居

《去有风的地方》是最近很火的一部 电视剧,它讲述了女孩许红豆离开繁华的 都市,到大理云苗村过田园生活的故事。

我的心里, 其实也一直有一个逐水草 而居的游牧梦想。渴望能背着笔记本电脑, 一边工作,一边游走封狼居胥山或者万里 长征的路线,圆儿时投身军伍、金戈铁马的 梦想。我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文也充满了好 奇,希望可以到马来西亚、文莱或者梵蒂冈 旅行或短居,感受那里的人文风景。

但是,人终究是要生活在现实中的。 在北京上大学时,我几乎不出校门。有一 次,下午去签证中心,等办完事返校,正赶 上晚高峰。地铁上,我被挤在黑压压的人 群中,不知为何却多愁善感起来,眼前闪 过了未来自己在这座城市工作的画面:住 在一个高阶魔方一样满是格子的高楼里, 我独居在一个格子里,清楚地知道上下左 右都住满了人,但却从来和他们没有任何 联系。这样压抑和孤独的感觉,让我一瞬 间对工作后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毕业后,我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和几户人家合租在单位附近一个房子里。 租户之间因为工作时间的不同,几个星期 也见不到一面,下班后也只会各自回到自 己租的卧室里。租住在这房租不菲的"格 子"里,最大的幸福是紧张工作之后,每天 能多睡上一个小时,与此相比,那些许的 压抑和孤独感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买一处房子安居,或许上面的问题可 迎刃而解。但因价格的原因,一套各方面 都让人满意的房子,终究是只能属于少数 人的奢侈品。对于普通人而言,到底放弃 房子的哪一种属性,是一个艰苦的抉择过 程。于是,有人放弃了通勤的便利,在郊区 甚至周边城市买了一个大些的房子;有人 放弃了房子的舒适度,在单位旁边买了一

个老破小;还有人清楚知道自己不属于这 个城市,准备挣到钱或者学到本事后,就 去一个宜居的城市或回家乡发展。在一些 租售比很低的地方,比如在北京,还一些 年轻人,不愿做动辄十几万元一平米房价 的接盘侠,打起了"只租不买"的小算盘。

我眼下就算是"只租不买"大军中的 一员。

依稀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王家卫电 影《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租住在一 个狭小的地方,每天精心打理自己,然后 出门: 有一份光鲜但是并不算稳定的工 作, 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年会在哪一个城 市。就这样在风里飞过一个又一个地方, 当自己落地的时候,也就到了离开这个行

业,或者退休的时候了。 在漂泊中,我可能一直会住在所租的 房子里,即使在某一个地方买了房子,也 会因工作变动很难长时间居住。为了应对 这种租房子带来压抑和漂泊感,我选择了 求助于古人。

面对狭小空间带来的压抑感,我的解 决方案是:研究故宫皇帝的寝殿和历史上 名人的卧室布局。我发现,他们寝室的大 小其实和我租的卧室相仿! 我总结其居住 舒适的原因是:东西少,功能明确,而且有 留白。依据这样的思路,我只在所租的房 间里存放少量的生活必需品,走极简风的 生活方式,这样蜗居果然更宜居了。

在应对漂泊感上,我会把大部分精力 去专注于工作,并在生活上注意克制自己 的欲望,健康饮食和作息,坚持每天运动。 空余的时候,会读读自己喜欢的书,开发一 两个增加幸福感的小爱好。

我突然觉得就连小时候痛苦背诵的 《陋室铭》,竟也给自己的漂泊生活带来如 此精神支撑和鼓舞。

世间万象

永远的根

今年雨水多,向阳村的一条主干道被冲击得坑坑洼 洼,泥泞不堪。村干部一商量,决定重修这条路。村长噼里 啪啦地按了一阵计算器,抬头对支书说,村里的钱满打满 算都包括在内,至少还差三万块钱没有着落。

看到支书紧蹙的眉头,村长提议说,要不要挨家挨户 动员一下,让大伙凑点钱?

支书摇摇头,啥事都集资,还用我这个村支书干什

村长又说,干脆打个报告,给乡里申请点资金。

支书还是摇头, 去年村里修水渠, 申请过一次资金 了,这次还怎么厚着脸皮去要? 支书说着,掰着手指头数 起本村在外上班的人来,柱子、二蛋、三娃……数来数去, 支书最后泄了气,都是些普通打工仔,指望不上啊!

村长在旁边提醒说,你咋把钱贵给忘了?他在省城有 自己的公司,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啊。

对呀! 咋把他给忘了? 支书一拍大腿, 那年, 他母亲去 世,钱贵里里外外忙不过来,多亏了乡亲们帮他料理后 事。钱贵临走时,握住大伙的手说,以后村里有啥困难就 去找他。只是这些年,钱贵很少回来了,人们几乎要把他 忘记了。

第二天,村支书和村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省城。一番 打听,终于见到了钱贵。

钱贵肥硕的身子陷进宽大的真皮沙发里, 手指上金 灿灿的大戒指直晃人的眼睛。听支书说明了来意,钱贵欠 了欠身子,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哎呀你们来得真不巧,今 年的生意特别难做,挣钱的门路越来越少。钱贵说着从沙 发上站了起来,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明年我一定捐款,好 好地为村里修一条路。

啥明年后年的,他就没打算帮这个忙。俩人一路发泄 着不满,悻悻地回到村里。

第二天,村长来到支书家里,问这路还修不修啊? 咋不修? 砸锅卖铁也要修! 不把路修好,我这个支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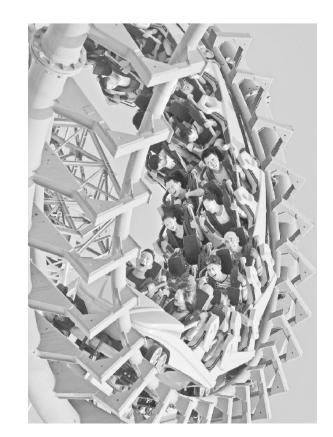
还怎么有脸面在村里混下去? 村长一摊手,话是这么讲,可是修路的钱呢? 支书手指院里的面包车, 我考虑好了, 明天就去卖

车,捐款修路。 村长一惊,这可是去年的新车,你舍得?

支书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没有了路,我留车何用? 村长也豪气冲天地说, 我那辆八成新的摩托车也一 起卖了,就不信这路修不起来。

正当两人商量着卖车的事宜,支书的手机响了,一 听,原来是在外地打工的柱子的声音:支书,听说咱村 里要修路,刚才我联系了几个打工的伙伴,大伙你掏 三千他捐五千,一共凑了五万多块钱,我这就给你转 账过去。

挂了电话,支书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耳畔一直回荡着 柱子朴实的话语:家乡是我们的根,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不 能忘记了父老乡亲啊!



方特激情 吴稳水 摄



五彩地絮语

人皆有宽窄。宽与窄,就像一个人性格的两

宽,是一个人的通衢。有的人自来熟,跟谁都 能热情地套近乎,朋友挺多,人脉颇广。也有的人 八面玲珑,处事圆滑,左右逢源。这样的宽,就像一 条宽阔的大马路,将自己与他人接通,畅行无阻 从而有了不少便利。

宽处,更像是一个人外在的宽阔,展现的是繁 华与便利。一个人的宽,便是以这个人为中心,横 向辐射所能达到的范围。宽处越宽,左右与四周无 不在其笼罩之下,影响力渐渐远播,于是人生如通 衢宽路,人来人往,车流如织。

一个人的宽,展现的是通。相比而言,窄处沉 淀的则是真。

宽处如通衢,连接的是四通八达。窄处如小巷 胡同,透露的则是本真与底蕴。一个地方的窄,展 现的是此地异于他处的人文特色,此地有,他处 无。一个人的窄处,流露的亦是自己异于他人的气 质与风情。

这样的窄,是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人文底蕴。 地方特色,是一个人窄处的养分来源。生于斯,长 于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汲取了故乡故土的养分, 从而形成了自己而非他人的个人特色,这便是一 个人的窄处。

欣赏一个人的能力,往往着眼于其宽处。人生 路上能走多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宽处的辐射范 围有多大!而领略一个人的魅力,则需聚焦干其窄 处,如小巷小桥小酒馆,慢慢走,慢慢品,品味出不 同于他处的异趣,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独特魅力了。

宽处,有一个人成功的足迹。倘若其不复存 在,人与人之间不相交通,孤立且自闭,人生路上 自然寸步难行。窄处,则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有 苦有乐,有喜有悲,那些个人的感受,如同调料,在 时光中慢慢酿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有宽窄之别。宽处,供 自己与他人共行共享;窄处,则独属于己心。有宽 有窄,有放有收,既有迁就对方,亦能保有己心。这 么一来,才更能长久。

宽,是一个人横向的活动能力;窄,则是一个 人纵向的生活轨迹。宽处大气,窄处静美,宽窄相 通,纵横交错,人生于繁华之中,亦能氤氲着盈盈 生活味。

凡人心迹

行走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习惯于行走,不是因为自己个高腿 长,走得快。恰恰相反,我惯于行走的目 的,是为着悠着点,慢着点。

我所理解的行走,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具有哲学意味的人类 生活。急行慢走的乐趣,不仅仅是因为可 以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更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行走有利于身心的舒展, 视界的拓 展,思维的延伸,有利于将生活中的种种 繁杂琐碎理出个头绪。

如果一味借助交通工具, 毋容置疑, 我们不仅会错过人生旅途中许多曼妙的 风景,还会在速度的烟云下,在快速运行 的桎梏中, 失却许多深刻的判断和思考, 失去许多生而为人该有的乐趣。脚踏实地 的行走,可以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积极乐观的进取之心,乐于担当的责任之 心。可以肯定地说,长期坚持行走的人,不 仅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愉悦身心,还会在 行走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只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每天 都惯于呆在案牍前,敲着键盘,握着鼠标, 利用电脑来接受外界信息,利用电脑来完 成一些事情。人类似乎有着这样的趋向: 一张桌子,一部电脑,一把椅子,就可以在 家里把所有的事情搞定,足不出户成了一 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双腿发挥作用的机会 自然是越来越少了。长此以往,缺少行走, 缺少锻炼,人类的体能和健康状况也就可

一个人,把步行当成一种快乐,绝不 是因为买不起私家车而具备了一种自我 调适的阿 Q 精神。只因为步行实实在在 是人类生活中最本真的一份乐趣。我们每 天上下班,只要路途不远,最佳首选是步

行;出门办事,只要不赶时间,最好的方式 还是安步当车。如果有一天,因忙于事务 脱不开身,没机会出门,但等到工作结束, 就算再晚,也得出去走走。从道理上讲,行 走的妙处不言而喻,比如,它是最经济、最 便捷的健身方式,它可以节约能源,不会 污染环境,有利于缓解交通堵塞等等。当 然,于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它能给我带 来心灵的快乐。在我看来,人生缺少行走 真是一大憾事。

双腿的功能就是站立行走,有一双矫 健的双腿,就没有不去行走的理由。有人 说过:"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 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 旅行。"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不管有多少 羁绊,都得抽些时间,出远门走走,去看看 自己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就算途中并非处 处美景,也算是经历过诗和远方,经历过一 种有体验的人生。

行去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直正的发 现,不在于发现新的风景,而在于发现 自身有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新的启 悟。走出去,是为了发现世界;行走,是 为了发现更好更强大的自己。当一个人 不再带着目的出行, 而是习惯性地走出 门去,将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时 候, 行走本身已演变成为趣味盎然的生 活方式。

当然,在长长短短的人生旅途上,在 生活的河道里扑腾的人,难免会滋生疲惫 劳顿的感觉。这样的时候,安然地享受一 下快捷的交通工具,心境也就大不一样 了。缘于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在我们还能

行走的时候,很有必要学会快乐而舒适地 行走。

自从爹去世后,娘开始变得多话起来,特 别是没完没了那种。我实在无法忍受。那年,高 考一结束,我决定离开故乡

娘见我离乡念头丝毫没有改变,她没有说

什么,只是把家里那点仅有的积蓄全部给我。 我说:我不要。 娘硬是把钱塞给我,说:你拿着! 穷家富

路,娘从小就懂。你在外面,可不敢跟在家里一 样任性…… 我只顾把钱揣进口袋里。至于,娘后面说

了些什么,我是完全没听进去。 说真的,我真希望早点离开家,离开娘。此 刻,娘显得依依不舍,她眼睛红红,嘴巴也是一 张一翕,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她默默地看 着我收拾行李,又默默地送我到村口,一直到 我在故乡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消失。

一路上,我坐了汽车,又坐火车,辗转许 久,才来到心中仰慕已久的大城市。

望着眼前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 和热闹的大都市,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更渴 望得到认可。

很快,现实把我的梦想无情地击碎。 在炎炎的烈日下,我奔走在他乡街头,然

而,没有一家公司同意录用我。

傍晚,我回到潮湿发霉的小旅馆,躺在嘎 吱作响的旧木床上,望着墙体斑驳脱落的天花 板,想着一连好几天不停地奔走求职的情景, 摸着日渐干瘪的钱包,我有些莫名的恐慌和不 安。但是,我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更没有

邱德福

想到要回家。

第二天,我决定加入一个行业。眼下,也只

有这个行业大概率不会拒绝我。 第二天晚上,我等到天完全变黑,街上几 乎没有什么行人,我才压着头走出去。

我拿着一个编织袋,目光躲闪,游走在有 着一个又一个垃圾桶的大街上。

在一个垃圾桶上面,我看到一个易拉罐。 它在黑夜里,昏黄的路灯下,闪闪发光,仿佛一 枚诱人的金子在向我招手。

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易拉罐是我先发 现,还是她发现。反正,两只手是同时伸出去。 然后,我把手缩回来。

江湖上有传言:初来乍到者,不能随意在 别人的地盘上拾东西。否则,轻者挨骂,重者挨 我不想节外生枝,我自觉地把手缩回来。

你捡,是你的。一个老者的声音在我耳边 我还是犹豫,不敢伸出双手。 捡啊,你为什么不捡呢?老人态度比较温 这次,我看清楚了。

她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 她腰不弯,腿不颤,看起来干瘦,但挺硬朗。 我还是不敢动手捡那个易拉罐。

老人动作熟练地用钳子把易拉罐捡起,又 投进我的编织袋里。然后,她说:你年纪轻轻 的,为啥不找个工作?

我急忙解释,说:我不是专业的。 她听了,笑起来,说:我也不是专业的。 此话怎讲?

我儿子在这个城市工作,他让我随他生

我说:你儿子真有本事! 她马上摇摇头,说:我儿子也没啥本事。他 就是这个城市里一个打工仔。

你儿子不会嫌弃你话多吗? 不会。他好着哩!

我把刚才那个易拉罐,还有之前捡的半袋 东西,全部送给了老人,同时,我朝她深深地鞠 了一躬。

老人看着我,一脸不解,以为刚才说错了 哪句话。她不停地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不 会说话。

我说:老人家,你没有说错话。你的话对着

此刻,我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告 别老人,抬起头,迈开双脚,快速地朝小旅馆走 去。我的脚步比刚才轻松了许多。

我作出一个决定:我要回乡。

在我动身准备回乡的那一天早上,一家公 司给我打电话,说:石先生,你明天来上班吧。

我说:谢谢!我已经坐在回故乡的车上了。 我走在故乡的小路上。在半道,我遇见在 地里干活的李嫂。

你回来了。

我轻轻地应了一声。我不敢拿眼睛看她。 我怕她问起一些我的近况。想不到,她直起腰, 杵着锄头,摆开架势,好像有意与我长谈。她 说:不对,你不是刚去了深圳吗?

嗯,嗯。我算是回答了她。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惦记着家里。

你总算回来了。你娘可是天天在村口等

我娘咋啦?

没事,她估计是太想你了。 我不敢停留,加快脚步往家里赶。

大老远,我看见娘眼睛巴巴地朝村口张

这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